

尋找殉職在中國大陸的

· 高興華 ·

黑貓中隊飛行員遺骨記（下）

黃榮北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執行第一次偵照華東任務時，遭駐紮在浙江嘉興機場的共軍地空導彈十四營，發射中共自行研發的紅旗導彈擊落，飛機殘骸墜落嘉興市海寧縣硤石鎮，黃榮北殉職在座艙裡，因為沒有任何身分證件，當時中共當局方面並不知道他的名字。

一九九〇年美國《世界日報》持續報導了葉常棣、張立義兩位前黑貓中隊C-13飛行員在美生活的新聞之後，住在紐約

市皇后區法拉盛的黃榮南也於當年三月致電媒體，告知遭共軍擊落的第五位C-13型機飛行員是他的堂兄黃榮北，黃榮南並非刻意透露這個



民國72年5月3日，張立義（左）與葉常棣（右）到達美國洛杉磯後，由CIA主管瑞恩斯（John Rains，時任桃園的美方安全官）接待。（圖片來源：《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

祕密，而是見到媒體報導張立義和葉常棣的故事後，很希望能透過媒體與兩人聯絡，因為二十多年來，黃榮南的父親及家人一直還存著一個念頭「不知道榮北是不是活在中國大陸的某一個角落？」因此，非常希望向在對岸生活了十八個年頭的張立義與葉常棣打探消息。

黃榮南在中共解密的資料圖片中看到展示出來的C-13型機殘骸只有四架，且李南屏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遭中共擊落時，中共亦是靠著葉常棣指認李南屏戴的戒指，方才確定他的身分，假定中共有關方面掌握了黃榮北任何可資辨認的身分資料，斷無不向葉常棣或張立義求證之理。黃榮南後來告訴我，媒體向葉常棣及張立義兩人詢問時，他們都表示當年中共有關方面並

未告知有第五架C-13型機被擊落，他們並不知道那位飛行員的名字及生死情況。這些新聞報導之後，中共方面想必也才知道「原來被我導彈擊落的第五位國民黨C-13飛行員名叫黃榮北。」

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我在網路上查到了一篇《四十三年前與國民黨黑貓中隊最後較量——C-13飛機在嘉興上空被擊落》的文章，描述了黃榮北被擊落經過以及埋葬情形，我節錄文中一部分內容如下：

四十二年過去了，蔣於松依然清晰地記得，那個悶熱的午後和一個黑色的身影。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午後的海寧伊橋公社新橋大隊。當時，十一歲的蔣於松剛吃過午飯，已經停課的孩子们在村子裡戲耍。十四歲的張月定在淌著大汗幹活。

記憶中，那一年的夏天又長又熱，當天的氣溫足有四十度。天上突然「啞啞」兩聲，比放鞭炮還響。張月定抬起頭，一兩分鐘後，他看見天空中一個黑點由遠而近，漸漸地，看清是一架飛機，打著滾，就從天上栽了下來，在空中碎成很多片。

隔著狹窄的後富亭港，不到五十米的距離，蔣於松看見了墜毀在河灘

上的飛機機身，全身都是黑的，什麼標記也看不出。他一直看到黃昏，才被叫回家。

這架墜毀的飛機，正是美國製造的、當時最先進的C-130高空偵察機，隸屬於神秘的國民黨空軍「黑貓中隊」。

趕來看熱鬧的人喝乾了井水

被巨大的爆炸聲嚇壞了的張月定，緊接著發現空中出現了兩架飛機。飛機在新橋大隊上空搜索一圈後，飛走了。

下午三四點鐘，成隊的軍車到達海寧硤石，部隊徒步穿過爛泥地，開進新橋。接著，直升機也開始在上空盤旋、搜索。

「後來知道，被打下來的飛機是國民黨空軍的，飛行員沒來得及跳傘逃生。飛機解體後，大的碎片有三塊，機身就在新橋大隊新民生產隊南面，機尾在當時的海寧良種場附近，還有塊機翼，在當時的湖濱大隊附近。」，張月定記得很清楚。

「我跑到河邊時，飛機上的火燒得很旺。隊裡幾個小夥子想去救人，用水渠裡的水滅了火，才發現飛行員已死。飛行員的口袋裡還裝著一張電影票，時間是當天下午的。」，蔣於松一直在河邊看著。

部隊趕到後，用毛竹將墜機地點封鎖。期間，還不斷有直升機降落，來察看情況。

得知打下了國民黨的飛機，海寧及周邊城鄉群眾很快從四面八方趕來，「連從桐鄉趕來的都有，足有好幾萬人，連續三天圍滿了人。」張月定說，那年本來天熱，水位低，來的人太多，有的水井都被喝乾了。生產隊的幾十畝桑樹地和水稻田，也被踏得一塌糊塗。

陣亡飛行員妻子想尋覓丈夫掩埋地

墜機三天後，現場勘察完畢，部隊撤離。黃榮北的遺體交給了當地政府處置。

現年六十六歲的王其林老人，是當時安葬黃榮北的四個年輕人之一。「那個時候，我們只能找一張席子，把飛行員裹好，抬到海寧東山上，在一個叫東祠的小廟上方，找了一塊地，挖了坑掩埋好，也沒做什麼標記。」

四十多年過去，如今的東山已換了面貌。前些年，黃榮北的妻子還從臺灣來海寧，想找到丈夫的掩埋地，得到了許多相關人員的幫助，只是事過境遷，掩埋地已難以尋蹤。多年之後，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將這篇文章轉寄給已回臺灣定居、與黃榮北同為空官三十九期同學，也曾是知名黑貓中隊隊員的莊人亮教官，莊教官告訴我，這篇文章內容有些部分敘述的不正確，但知道黃榮北葬在海寧硤石鎮的東山山麓，也算是對同學身後事的訊息，有了最終的結果。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底，我託朋友的大陸籍妻子趁返鄉省親之便，順道前往大文豪徐志摩的故鄉——浙江省海寧市硤石鎮，查訪黃榮北的埋葬地點，事前已將前述那篇文章寄給她觀看，她到了硤石鎮之後，拜訪了海寧的臺辦，承臺辦姚建中主任熱心幫忙，



官校39期畢業合影，中間為時任校長陳御莊，前排右一為黑貓中隊隊員黃榮北。（圖片來源：《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

聯絡了當年奉命操辦埋葬黃榮北的硤石鎮老鎮長孔慶雲，以及其他幾位幫忙的鎮民前來回憶往事。

她隨一行人來到海寧實驗中學旁的東山山麓，老人們在白雪紛飛的天氣中，指著山坡上的位置告訴她，當年他們用C-1飛機上的降落傘，包裹了黃榮北的遺體後，將他葬在那兒，親自參與埋葬工作的老鎮長回憶的內容，和前述那篇文章描述埋葬黃榮北的情形不盡相同，我選擇採信孔老鎮長敘述的內容，因為前述那篇引用的文章提到，飛行員的口袋裡還裝著一張電影票，時間是當天下午的，又說由某幾人用蓆子將黃榮北包裹後抬到山上去埋葬，並說黃榮北的妻子曾從臺灣來到硤石鎮尋找夫婿黃榮北的遺骨，這些敘述的內容我覺得真是有如天方夜譚，依黑貓中隊的作業標準程序，怎麼可能會讓擔任偵察任務的飛行員將電影票帶在身上，真有什麼回事嗎？我認為絕無可能，該文說：「墜機三天後，現場勘



黃榮北執行中國大陸華東地區軍事目標偵照航線示意圖。（圖片來源：《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

察完畢，部隊撤離。黃榮北的遺體交給了當地政府處置。「可見參與其事的老鎮長孔慶雲的說法才是正確的，而我也曾請教過黃榮北的妻子林月可女士，她回說她從未去過中國大陸尋找夫君黃榮北究竟被埋葬在哪裡？而該文竟說「前些年，黃榮北的妻子還從臺灣來海寧，找到丈夫的掩埋地，得到了許多相關人員的幫助，只是事過境遷，掩埋地已難以尋蹤。多年之後，相逢一笑泯恩仇。」這根本就不是事實，我不知撰寫該文的作者，是怎麼憑空想像出來這些情節的。

二〇一一年二月，我與海寧臺辦姚主任通了電話，他告訴我，東山經過多年來的造林，建設公園，地貌有了很大的變化，當年在建設時，沒有特別注意到山坡上曾埋葬了國民黨飛行員的遺體，工程車將大量的廢土運往別處，當我請問他是否仍可能找到黃榮北的骨骸，姚先生回答可能性不大了，我很悵然的將此訊息告訴了

人在美國的黃榮南，並將海寧臺辦姚主任的聯絡方式告訴他，請他與姚主任聯絡，黃榮南老大哥也許是無法接受此一傷感的訊息，一直未和姚主任聯絡，反而是姚主任在近幾年曾和我聯絡過數次，要我轉達訊息給黃榮北的親人，希望他們能找時間來海寧硤石鎮追憶、憑弔黃榮北。

朋友妻小真二〇一一年二月返臺後，送給我一塊採自硤石鎮東山山麓的黃色石頭，我將它放入一個透明的壓克力盒子中，送給了林月可女士，也許是心已碎，淚已乾，林女士並無特別激動的神情，她默默的收下我送給她的那塊石頭，見此情景，我也不好意思再多問她什麼了。

硤石鎮東山上徐志摩的墓，一九六六年毀於文革，一九八三年海寧市政府在硤石鎮西山重建徐志摩墓，但徐的骸骨早就蕩然無存，墓中只放了一本徐志摩年譜。殞落在徐志摩故鄉的黃榮北，雖然在徐志摩墳塋被毀的次年也葬於東山，但當地的紅衛兵、造反派分子，可能對那位埋在小山洞裡的「蔣幫敵人」沒什麼興趣，因此免去了遭到搗毀掩埋地的下場，然而黃榮北的骨骸若依臺辦姚先生所言，似乎終究無法尋獲了。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世界新聞網的

藝文版中看到了一篇文章《衆望所歸的中國氫彈之父于敏》，由周善鑄先生所著，內容如下：

研究氫彈理論是離不開大型計算機的，一九六五年秋，于敏帶領一個小團隊在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搞計算。因為與我們研究所相鄰，我們幾個曾經在北京與他共事過的人，就慕名請他過來給我們做個報告並座談。我們當時不知道，正是在這段時間，在上海市嘉定縣郊區被大片金黃色稻田包圍的偏僻大樓裡，他和他的團隊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重要課題，即後來被稱爲「于敏構型」的設計構思和計算驗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時，「于敏構型」的氫彈裝置第一次試爆，結果與理論預估完全一致，取得圓滿成功，是中國核武器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里程碑。

看完這篇文章，我心中不免在猜測著，黃榮北那次的偵照任務，是否也包含了上海市嘉定縣「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這個必須被偵照以確認的目標。然而，天不從人願，他在執行個人駕駛C-130型機的第一次偵照任務時，即遭飛彈擊落，壯烈殉國，遺下愛妻及兩名年幼的女兒，令人感到不勝唏噓！

去年七月，黃榮南老大哥來電話告知，與他們黃家熟識的一位長輩將去上海處理事情，也會利用時間到海寧硤石鎮去憑弔黃榮北，要我再把當地臺辦姚先生的電話告訴他，我立刻照辦，並隨即和海寧的臺辦姚建中先生通了電話，告知他上述的情形。隔月的下旬，姚先生來電告知，他已接待了從臺灣來的那位客人，是一位老太太，姚陪著那位老太太去了黃榮北當年飛機摔下來的地方以及被埋葬的地點，老太太滿臉感慨的告訴姚建中，她們家和黃家是世交，她是看著黃榮北長大的，能夠來到海寧硤石鎮走上這一遭，也算是完成了一樁心願。

錢塘江上潮信來，人們年年到海寧觀賞舉世聞名的海寧潮，卻早已遺忘一位駕駛舉世聞名之C-130偵察機的異鄉人，曾殞落於此。他爲誰悄悄的來？又悄悄的走了，誰看到了他揮一揮衣袖，作別西天雲彩時的模樣。

難道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做爲一位從小多次看到桃園基地的C-130偵察機，走過馬路旁附有夜間網球場照明設備的那一排漂亮平房前面，看著一大群老美，在基地北區修護棚廠附近的草地上踢足球、打壘球，也曾吃過那些神祕老美送給我的糖果與汽水，還曾在假日的傍晚搭老美的便車，將

我們送到基地大營門口的眷村小孩，種種過往，是我和鄰居一位小朋友難忘的童年往事。

一九九〇年春，看了翁臺生與英國人包科克所寫的《C-130高空偵察機的故事》乙書，以及當年九月葉常棣與張立義兩人獲准返臺轟動一時的新聞報導，讓我想起那些曾有的童年記憶，使我突然恍然大悟「啊！黑貓中隊。」

於是，我自一九九一年起於公餘之暇，陸續利用機會開始和老黑貓隊員們接觸，使我在這些年增長了許多見聞，「快刀計畫」檔案，雖然已在二〇一一年解密，但我知道仍有許多祕辛，不足爲外人道也，而它也將隨著人與時間的凋零、消逝，走入歷史的洪流中。

在尋找殉職於中國大陸的三位黑貓中隊C-130飛行員遺骨的這件事情上，我發現了一些巧合的事項：陳懷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執行第一次偵照任務，安全返回桃園本場之後，蔣經國先生在跑道旁迎接他，二十六年之後的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先生在臺北去世；陳懷殉職日是九月九日，下令一定要擊落C-130飛機的毛澤東，死亡日期也是九月九日；陳懷殉職在他母親的故鄉江西南昌，而擊落他的共

軍地空導彈官兵有許多也是江西人，下令用棺木埋葬陳懷的中共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和陳懷同是福建人；陳懷第二次被埋葬的地點是陳家村，當年的目擊者娃仔也姓陳；一九七四年「快刀計畫」落幕，黑貓中隊走入歷史，陳懷的母親也在那年去世。

經由我和輔大新聞傳播系習賢德老師多年奔走陳情，二〇一三年五月，福州陳懷的親人們終於踏上臺灣的土地，追尋她們長兄曾在臺灣留下的印記，而一九六二年擊落陳懷的中共地空導彈二營營長岳振華，於二〇一三年十月卅一日於北京去世，這一來一去，恩怨已了結了嗎？黃榮北與擊落他的共軍地空導彈十四營導彈雷達導引技師李建武、葬他於東山的硤石鎮長孔慶雲都是河南人；李南屏在殉職五十一年之後，埋葬地點在二〇一五年八月被對岸的媒體報導出來，兩個月之後，其妻子葉秋英去世。難道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註定的巧合？

後記

明末清初著名的大思想家顧炎武在《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中寫道：「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日望河清。」意思是說，路途遙遠，也無須為天色將黑而憂愁，老年人終日信心滿懷地盼望著看到黃河水清的那一天。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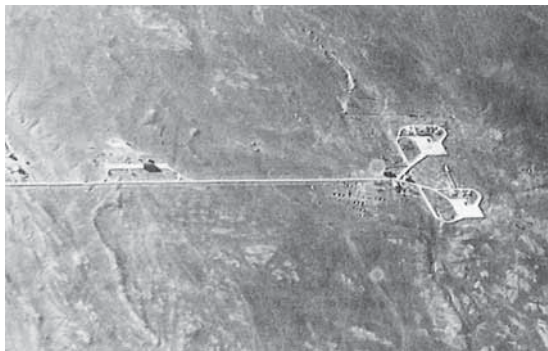
民國52年4月，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先生與「快刀計畫」中美人員合影。（圖片來源：《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

兩句詩表現了作者對國家振興的堅定信念。

陳懷、李南屏及黃榮北三位空中勇士，懷抱著為國效命疆場的偉大情操，義無反顧地飛進中國大陸，執行上級交付的任務，不幸遭共軍導彈擊落，壯烈殉國；他們三人雖然沒有像其他的隊員一樣，在完成十次任務之後，全身而退，展開另一種新的人生，或是在政府開放可赴陸探親之後，回到故鄉與親人歡聚一堂，他們雖然未能活到期盼可以「終日望河清」的老年，但當他們飛進淪陷、被竊占的祖國領土上空執行任務時，那種「遠

路不須愁日暮」毫不畏懼與豪氣千雲的英雄氣概，真是永遠的高空勇者，雖然血灑藍天，為國殉職，然而他們在寬廣無垠的蒼穹之上所散發出來的光與熱，就是中華民國空軍一脈傳承的忠勇軍風，令人敬佩。

陳懷殉職當天，曾帶了一本迷你版的《聖經》放在飛機上，共軍在搜索其飛機殘骸時，連同其他軍用物品一併取走，李南屏手上所戴刻有葉秋英名字的金戒指，也在共軍為辨識其身分時被取下，還有黃榮北身上被搜出拿走的那一張電影票（如果真的有這張電影票的話），這幾項當年被共軍拿走的私人物品，不知中共當局何時可以歸還給他們的親人，留為永恆的紀念。（全文完）



民國51年1月13日黑貓中隊的第1次任務，就是由陳懷所執行，圖為任務所拍攝到的甘肅省雙城子飛彈試驗基地空照圖。